



【家春秋】

姥姥给我讲“妈妈”

姚升霞

从我记事起，我和奶妈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还有爸爸、妈妈。我喊我奶妈为“妈妈”奶父为“爹爹”，我和奶妈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奶妈说：“只要我们家里有粮食，有柴禾烧，我们就过上了好日子。”幼年的心灵容易满足，我梦想着我们家里大缸小缸都装满了粮食，不再吃那黑糊糊的窝窝头，不再吃野菜，那就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可是有一件事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有人竟神秘秘地告诉我：“你知道不？你现在的妈妈她不是你的亲妈妈，你的亲妈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这在我幼年的心灵上不亚于晴天霹雳，怎么会呢？奶妈一家人对我那么好！

随着时光的流逝，自己渐渐懂事，不信也要信了。因为我外婆，我们北方称外婆为“姥姥”，就住在村北头。她经常来奶妈家串门，总指着我说“她妈妈长，她妈妈短”地，我就想，我真的还有爸爸妈妈，他们在哪里，为什么不养我了？

吃罢早饭，我跟奶妈说到姥姥家去玩。奶妈说：“去吧，早点回来。”这条街很长，街两旁全是农家小院，靠左边有一条贯穿全村的小小水渠，常年流水，北方称“龙沟”。你看那些家庭主妇坐在龙沟边高举棒槌，砰、砰、砰，槌打着衣服，一边洗衣，还一边说：“金玉，又到姥姥家去，姥姥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哩。”

我姥姥家是一个四合院，院子很大，住的都是本家几户人家。我姥姥是长辈，她德高望重，心地善良，大家都很尊敬她。院子中央有一棵老梨树，是“秋白梨”，成熟了，半边绿，半边红，既好看又好吃。我刚迈进大门就大喊“姥姥”，姥姥答应着从南屋里出来。姥姥个子不高，很瘦，饱受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戴一副老花眼镜，透过镜片分明看到一双混浊的眼睛，从她那昏花的眼神里，能看出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姥姥的脚很小，形状像个粽子，走起路来颤颤悠悠。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姥姥，你脚咋这么小？”姥姥说：“看女人美不美，不是看脸，而是看脚，如果脚大了，就找不到婆家，嫁不出去。”我说：“我长大了要长一双大脚，我不嫁人。”姥姥说：“傻孩子，哪能不嫁人？”“我就不嫁人，永远和奶妈、爹爹、姥姥在一起。”姥姥说：“我们都不能陪你一辈子，人老了都会走。”我问：“往哪走啊？”姥姥说：“天下没有不死的人啊。”我说：“啥叫死呀？那我们不死一块死吧。”姥姥就赶紧捂住我的嘴，说：“二百五！二百五！”

我姥姥说：“生你那年天下暴雨，咱这里涨了洪水。你奶妈就住在你奶奶家里。十二天后水退了。把你背回来了，一看那么个小人。光看两只大眼，忽闪，忽闪，连那个小被子一称还没有四斤重。你奶妈带你可不容易啊。你的生日也好记刚好是阴历六月六日。”

书归正传，说妈妈吧。姥姥说：“你妈妈小时候像个男孩子，性格刚强，你姥爷很喜欢她，从小教她念书，识字。”咋？我还有姥爷？我们北方称外公为“姥爷”。“可怜你姥爷死的早，留下我们孤女寡母渡日艰难。”我姥姥摘下眼镜用衣袖不停地擦眼泪，“哎，你妈妈把咱们忘了，也不回来看看。”我马上说：“姥姥，我可没有忘记你！”我姥姥高兴地赶紧翻箱倒柜给我找东西吃，“还是玉儿和姥姥亲。”我一边吃，还一边装袋袋里，带回去给奶妈吃啊。

我姥姥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农村妇女，也没有读过书，更不认识字，也说不清楚。在以后我妈妈的回忆录中，我才知道，我外公早年参加地下党，带领村民奋起抗日。我妈妈参加了儿童团，为革命组织站岗放哨，我外公早年读过私塾，在村里也算是个“文化人”，我外公教我妈

妈读书、识字，教的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什么三从四德，封建礼教，更是一亩地，二头牛，过那种相夫教子的安乐生活，而是教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以天下任为己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有国才有家。巾幗不让须眉……”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实可叹！我外公英年早逝。在他三十五岁那年，得了一场病，那时医学不发达，一场痢疾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临终，他拉着我妈妈的手说：“我死后，你找地下党组织，抗日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我妈妈才十三岁，姨妈才五岁。

我姥姥说，妈妈十四岁那年就出去工作了，干什么工作，姥姥也不知道。突然有一天晚上妈妈回来了，进门就跪在姥姥面前说：“娘，如果我牺牲了，磕个头就当给您老行孝了。”弄得姥姥莫名其妙，不知道牺牲是干啥，就问村上有文化的人说：“你们谁认识牺牲？俺闺女在牺牲那里工作？”人家也实话给她说了：“人死了，才叫牺牲。”把姥姥吓得整天提心吊胆以泪洗面。我妈妈怕她拖后腿，干脆也不回家了。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有首歌大家可曾记得：“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臂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元帅在《过太行山书怀》中写道：“黄河东走汇百川，自来表里太行山，万年民族发祥地，抗战精华又此间。”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一代抗日精英汇聚太行山，浴血太行，誓与敌寇不共戴天，谱写了一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生命与鲜血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诗篇。我妈妈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担任那台县五区妇女救国会主任等职务，把她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我认真真地听姥姥讲妈妈的故事，好像在听一个传奇式的神话传说。姥姥说：“等你上学念书了，会写字了，记得给你妈妈写封信，叫你妈妈回老家看看，就说姥姥想你了，姥姥身体不好，怕回来晚了，见不上面了。”我一听就马上抱住姥姥说：“姥姥一点都不老，我喜欢姥姥，姥姥也很美，因为姥姥脚小。”我姥姥就用食指点着我的额头说：“就你长了个小甜嘴巴，哄姥姥高兴，你还想吃什么，姥姥给你拿。”我指着院子里的老梨树说：“我想吃梨。”姥姥说：“梨还没成熟，等熟了姥姥给你摘。”

盼星星、盼月亮，望穿秋水，终于盼到我妈妈要回来了，我姥姥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俺闺女要回来了！”我十二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妈妈，我姥姥忙里忙外，满脸皱纹的脸上，乐的像开了花。只可惜妈妈只住了两天，是在北京开全国煤炭会议，顺便回老家探亲。妈妈她工作太忙了。当时正是十冬腊月，天下着鹅毛大雪，小河都结了冰。妈妈要走了，姥姥哭了，我妈妈脱下自己穿的棉衣，给姥姥穿上，说：“娘，多保重，以后有空就回来看望您。”

谁知这一走竟是永别，在我离开故乡跟随妈妈到湖南衡阳的第二年，姥姥去世了，终年五十六岁。家里来信说，姥姥临终前一定要穿上妈妈给她的那件棉衣，并说自己走了，也不要告诉我妈妈，她工作忙，忠孝不能两全。姥姥一直拿着我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直到离开人世。想起和姥姥相处的点点滴滴，我痛哭失声，抹不掉的童年记忆，留下了一片深深的思念。那段时间我妈妈少言寡语，眼睛总是红肿的。

现如今，我都60多岁了，只有写一篇文章，在这清明时节怀念我的奶妈、我的姥姥还有我的妈妈。

古诗词里的清明情结

胡巨勇

“清明无处不思家”。清明，历来是诗人笔下永恒的意境之一。它不仅是节气，也是节日，更是华夏儿女心中的一个结，一个悲欢离合浸染的乡思情结。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清明节”的得名还源于我国农历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在古代它的习俗除了扫墓、踏青之外，还有荡秋千、蹴鞠、植树插柳以及放风筝等等。

清明，是乡愁的载体。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任所山东密州时，为悼念原配妻子王弗而写的一首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此词情意缠绵，字字血泪。

清明，是哀思的主题。明初“四子”之一的高启，诗歌奔放豪迈，他的一首《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凄凉的字词间呈现出的是一种无法消释的乡愁，让人流泪。

清明，是写真的图画。“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

挂清明

尹文策

“佳节清明桃李兴，野田荒芜只生愁”。清明正逢春季，田野绿草如茵，嫩枝叶绿水汪汪，桃红李白吐芬芳，春光明媚，一派生机。春光无限好，大地生愁云，因为清明为扫墓时节，缅怀先祖开基立业，惦记先祖辛辛苦苦，丝丝缕缕的追思哀悼之情油然而生。杜牧的千古绝唱：“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览无遗地道出清明时节人们的心情。

每到清明节，我就惦记我的先祖来。

许家吊楼这方水土的人传统称清明扫坟为“挂清明”，就是每到清明节，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惦记自己的先辈来，“挂”就是惦记，所以“挂清明”一语十分形象。

每到清明日，我都会想起我的曾祖来，我们俗称“太公”。太公尹一吉，尚武疏农，一杆猎枪在他的手中出神入化，虽说不上百步穿杨，基本上也可枪枪命中。虽如此，当时野味难诱人口味，野味价格低廉。太公除了猎枪猎狗，地无立锥，只得带着四个儿子从祖居地泉口（今鸡笼镇团集村）来到许家吊楼做佃户，佃作别人的土地。勤耕陇亩地有金，细种山皂出白银，祖父辈四兄弟都一人多艺，蒸酒熬糖做豆腐，行行营运，倒也一时家道兴隆，太公准备用历年积蓄回老家购置薄田。谁知一时之祸至，因家中人在东家的山上体（砍）了一些松树枝，东家是许姓中的一个“公产”，他们人多，硬性从太公手中拿走几十个光洋作为罚款，成真的美梦顿时成了黄粱美梦，太公虽有武艺和武功也无济于事，只得在交待“我家哪一代出了人才，一定要回这几十块银元”的话语中，遗憾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每一年的清明节，我都把第一朵奠花插在这位老人的坟上，我深深地体会几十块银洋在那个社会的分量，在太公心中的分量，也只有我才体会到，那几十块银洋可以使太公华丽转身。

我的祖父在他那一辈的四兄弟中排

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用杏花作飞雨，牧童入诗韵，寥寥二十几个字就将一幅清明意境中的江南烟雨图烙刻在我们脑海中。明沈昌有诗云：“杏花枝上著春风，十里烟村一色红。欲问当年沽酒处？竹篱西去小桥东。”此作的诗情画意与杜牧的《清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清明，是情爱韵事。唐朝诗人崔护在清明节到城南踏青，桃红柳绿美景下，邂逅了茅屋前斜倚一树桃花的姑娘，她含情脉脉的眼神让叩门求饮的崔护心生爱慕。来年清明旧地重游，不见了少女，唯有一树桃花寂寞嫣红。他挥笔留下一诗：“去岁曾经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惆怅离去。自此，人们便以“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美貌，或用来表达爱恋的情思。别样的清明对于崔护来说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

清明，这个二十四节气中唯一的形容词，承载着太多的情愫。怀一颗清明之心，品古诗词里诠释出的清明情结，就是做时空的穿越，情感的洗礼，心灵的皈依。

行第二，以八十高龄名闻遐迩。一九五二年逝世时，我只有两岁，没一点印象，我长大一点时，听伯父一些零碎的有关爷爷的传说，心里形成了爷爷的影子。

爷爷是个诚实忠厚的老人，土改时，分给他的青砖瓦房，他不去住，只住原许家公业田庄的茅屋，早涝保收的耕地他也不要，只要佃包几十年的许家公业且耕作困难的排上田。因为以前他为了能长期佃下这些田耕种，又不受别人欺负，他去攀与他已出五服（五代）的秀才为亲人，诚邀本族姓的秀才为靠山，解放了，全家也可回泉口老家，他打消回老家的念头，说世道不同了，天下农民是一家了。因为他太热爱他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死后他还硬要葬在这田边，说是好守护这一排的农田。

每到清明时，我很是怀念他。有了他的血液遗传在我们的血管中，我家自爷爷而下的后代，都是诚实守信人，只是他死后都要守护的天水田荒废了，他没想到他的后人都会出外发展，而且赚的钱很多。我每年清明为他的坟上插上鲜花，我都受了一次教育，受到一次告诫：做人要做诚实人。

我父辈也有四兄弟，我的父亲是爷爷的满意。名尹公毅朝，按照爷爷的安排，他是专门读书的，过去总是以读书博取功名，得一官半职以支撑门庭，他不负其父的重托，书读得很优秀，而且还翻学农耕，且精耕细作。不仅如此，大伯是木匠，二伯是铁匠，三伯是弹匠，父亲都会这些手艺，他平时在旁边看着他兄长作业，他也就会了。只因处于战乱时代，父亲的才华被湮埋，以至于书剑无成，留下终生遗憾，又因英年早逝，给做儿子的我留下终生遗憾。幸好他靠在屋后山，父子还可天天亲近，清明节为他的坟上插花容易，然而，行动容易心不易。我每年为他挂清明后，总在想：我之后，谁为他挂清明，谁又为我挂清明，唯一的女儿在他乡……